



\*0022851\*

石一参著

简  
与  
今  
龄

中国书店影印



2 021 6861 6

0022651\*

石一参 著

簡  
子  
令  
詮

中国书店影印

据商务印书馆版本影印

2/32/10

# 管子今注

中国书店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通县财联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1 32 印张: 20.625

1988年3月第1版(1988年3月第1次印刷)

印数: 0001—5000

定价: 5.00 元

## 管子今詮概論

吾國爲世界民族開化最早之國。溯政教之原。樂推孔老二家。以爲集炎黃以下唐虞三代文化之大成。攷之古籍。若神農之言。黃帝之書。缺有間矣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典謨訓誥誓命。尙書所載。略有可徵。然如軒岐廣成之談。醫藥生命。風后力牧之理。政治兵事。大撓佶倫之造支干律呂。倉頡隸首之制文字算數。下逮后稷之農書。伯夷之典禮。后夔之音樂。咎繇之刑法。伯益山海之經。后契人倫之教。文章功烈。概少傳書。降及商代。伊傅巫甘。殊賢世作。彭鏗之學。形成二伯。大彭豕韋。實暢流風。非僅成周十臣八士。其人文爲極一時之盛也。然而周代尙文。制作炳蔚。鸞熊南下。道德風靡。呂尙東封。崇尚功利。史佚實墨家之祖。周任開名法之先。周文公以地基親貴之資。遂身任勑垂之制。周官周禮。饒乎彬彬。後有作者。大都涵濡餘澤。文獻攸徵。東周可爲。西京在夢。大儒之效。周孔並稱。有繇來也。

顧周初文治。源出二宗。族別姜姬。實東方民族新舊嬗化之界。姜出於炎。道家所祖。老

彭二派。一退一進。判然殊科。彭學在殷。蓋嘗左右政教。太公姜尚承其餘緒。濱海待清。垂毫猶勤。秉干仗鉞。以奏牧野之績。遂封於齊。五月而報政。吁。何遒也。周公姬旦。上法軒黃。異唐虞之禪讓。廣建宗親。戒夏商之衰敝。劑以文法。及其留周。封子伯禽於魯。三年然後報政。未嘗不太息於他日子孫之不免北面而事齊也。此齊魯政術根本之不同。實宗派之所繇來者不同。日漸月幾。遂以形成海國陸國。民風士氣。種性觀念之種種不同。知此然後可以窮我東方民族。古代政教文化日新遞變之大觀。而本原具在。同異得失。可列籍而稽。未容執偏隅之見。守一先生之言。而妄加訾譽於其間也。

管子者。齊人也。以齊人而執齊政。習於權謀術數之說。崇尚功利。政取簡易。齊地臨海。泱泱大國。風教固殊。生事易而俗尚侈。魚鹽蜃筴之富。足以自給。舟楫之利。異於土著。虛文不足以相約束。則資乎法。盜賊蕃。奸宄伏。國威不可以弗立。則資乎兵。理財明法治兵。此管子立政之三大具也。然而猶知以道德爲本。道德之精。其要在心。其末以養生。其緒餘以臨民。民事繁矣。重在計。計其地。計其吏。計其民物生耗之數。與其貧富危寧樸散聚渙之象。不出廟堂而心周閭里。此之謂操之有要。道之所窮。則權謀以濟之。

權期於平。謀之於豫。則政無不足。此管子畢生之精力所萃集。而形於功烈。因以其術略筆之于書。以存其爲治之成迹。而公之天下萬世者也。

顧其言一陋於魯學。自孔門剏爲仲尼之徒。無道桓文之事之膚辭。而黃口之童。動曰羞談五霸。不知尊孔氏微管如仁之論。而割襲其器小之一言。甚哉其蔽也。一詘於老學。自道家者流。謬解無爲。而不知大道有無不爲之旨。偏執之害。若列子觀化。楊子爲我。庚桑子輩。苦生玩世。乃至如莊周之侈肆以文其言。鷦冠子之奧衍以神其術。而管子一書。世輒疑其不得列於道家。其白心內業心術小僈諸篇。幾不復有人能讀。甚可惜也。

當春秋戰國之交。天下之言。分集於老孔二家。而於時有墨翟者。蹶起於宋魯之間。墨學又管氏一勁敵也。管氏尙功而墨子尙賢。管氏重利而墨子貴義。管氏嚴君臣民之分。不以家爲鄉。不以鄉爲國。不以國爲天下。而墨子尙同。管氏治兵刑。明法禁。肅禮義。厲廉恥。誅殺無道。而墨子兼愛。管氏寓兵於政。利鄰國之有事。以爲霸王資。而墨子非攻。管氏務材興業。豐國之用。而墨子崇儉。凡此政見各殊。皆管與墨分處於一端。而儒

者之說。因得折而取其中。自儒墨老三家學說。鼎立於中國之人心。而管氏之學。日微。溯管氏身後之執齊政者。賢如晏子。已介乎儒墨之間。嗣此而陳恆之厚施得民。以移國祚。田和之厲精圖霸。以求諸侯。雖一節可觀。而材力未充。學術尤不足以濟之。觀管子一書。雖爲後賢纂。駁雜頗多。於此益歎管子之果爲天下才。而其學其業。良非鮑叔牙隰朋賓須無輩之所能繼其萬一也。

余嘗謂治中國古代之政術者。以管子爲能集殷周開國二勛。伊尹呂尙之大成。與老聃之集道學之大成。孔子之集儒學之大成。實堪鼎足。合墨子而爲周代之四哲。良無間言。老孔二學。以柔道爲世之所宗。而時主權姦不甚嫉之。故其說較易行。而管墨二家。簡斷文訛。篇第失次。章句陵亂。自漢逮今。二千數百年來。至殘缺不可復讀。此誠吾國學術界之辱。而文教政化日退之徵象。不可爲揜者也。頗憶漢末諸葛武侯。讀書隆中。自比管樂。意其時或猶有較完之本。宋王介甫之學。頗爲近之。當代所據書。蓋唐尹知章注本。理殘正誤。亦管氏功臣已。清乾嘉間。治諸子者。以次漸興。下迄同光。爬羅剔抉。刮垢磨光。管氏書可讀者。乃十有八九。今者勛學續古之士。尤若晨星。後有好學深

思以國學自任者。願無狃于二千餘年來溝瀾之塵說。妄相主奴。試取管氏書。與老孔墨諸家之論政論道者。比而觀之。其短長得失是非同異之間。必有發吾人之深悟與警覺者。歐化東來。其政見學風。尤多一一與管子相脗契。此則待博聞好異之士。光而大之可也。今但就原書。正其章句。略出己見。是正其訛誤。整理故籍之責。未敢後人。爲便來學。不辭拙陋云爾。

## 讀管子界說

一 管子書原列道家。後人以列法家。以其書言法者多。其實政法皆原於道德之悖。今讀其白心內業心術諸篇。精深奧衍。一出於正大和平。不得謂無窺於道者。其論心也。言知言意言情。乃至言精言氣言神。蓋實合孔老爲一原。後之讀者所宜精心以究厥旨歸者也。

一 管子全書爲論政之書。政制之原則。其方式凡四。一曰皇國之制。二曰帝國之制。三曰王國之制。四曰霸國之制。皇制無爲。尙矣。帝制無爲而無不爲。王制爲之而無以爲。霸制爲之而有以爲。老氏言皇制。孔氏大同之學言帝制。而小康之學言王制。管氏蓋純乎言霸制者。觀霸言霸形諸篇。其義劃然。絕不得援老孔之學說。以繩削其間。學者所宜分別而體認之者也。

一 管子之言法也。詳於制度而略於刑名。後世之法家。大都拘牽繩墨。所見不出桎梏鈇鉞之間。是以其極至於慘礪少恩。此漢太史公所謂法令者爲治之具。而非

制治清濁之原也。管子之所以言法治者不然。所謂有法法。有法於法。良有合於近代所謂有治法無治人之悖。老氏不言法。至並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孔氏言爲政在人。而以道政齊刑爲免而無恥。獨管子明法制。重禁令。嚴君臣吏民之分。而使士農工商各職其職。其云不法法則事無常。法不法則令不行。三代以後主政者。未有制治及此者也。管子良天下才也。

立國於列強爭存競長之間。非權謀不足以應付其環境之變態。平時之詩書禮樂。不能廢臨時之術數機謀。管子深知圖強取霸之方。鉤距捭闔。衡量取舍之間。其幾甚微。內而官府市野。有躡步萬里之情。外而邊境鄰封。有瞬息一朝之變。故寓軍事於內政。而法象計數。平時既有以操機變之權。三官五教九章。日卽修明。五謀九變七期。蚤操勝算。其宙合樞言諸篇。慎密神明。陰陽輕重。示民不測。而實不出於繩準規軸之外。此其所以宙合天地而爲萬物之橐。道家忌陰謀。管氏之所以爲別派也。

吾國代表東方古代哲學。其原則起於陰陽五行之術數。庖犧氏以之衍易。神農

氏以之治生。軒轅氏以定曆數。造干支。調音律。自唐虞以降。五倫五事五常。聲色臭味。莫不以五行二氣之說爲歸。明堂封禪之典禮。小正月令之時政。五官四時之辨。建國之大計。關焉。孔子答宰予五帝德之說不詳。孟子不能答齊宣王明堂之問。書缺有間。學者戚焉。今讀管子五官暨五官圖。合研四時五行諸篇。古義斑斕。視呂氏月令淮南時則。尤爲可寶。其水地地員二篇。關於地質水性。精切可味。而地員尤爲吾國最古之農家言。希世之珍。遂古僅存。惜字多訛數。稍加訂正。以供來學之稽攷而光大之。有厚望焉。

一

民生國計。爲談政者之恆言。版圖民數。人功天產。凡諸物質政象之隆替存焉。夏禹貢賦。公旦周官。知此意者也。自迂儒不言理財。動指精覈者爲言利之臣。輒蔽其罪於管商二家。貨棄於地。商泣於途。農惰工窳。山童澤涸。乃至地曠民渙。無籍可稽。國不國矣。管子乘馬輕重諸篇。實爲世界言國家經濟學者之先河。平準之數。首重三經。侈靡之防。在務五事。度地制分。井然秩然。其參國定制。爲連鄉軌里之法。一依太公舊治。通商賈之策。便魚鹽之利。積餘藏羨。以待諸侯之敝。識者謂

善變周官之制者莫如管子。非虛言也。

一  
兵者不得已而用之。然可百年不用。而不可一日不備。黃帝兵書。存非一種。司馬兵法列入六官。管氏於此尤三致意焉。自乘馬之制立。而徵兵選士。論工制器。既有以明其政教。而審於機數。又復度知地圖。推測形勢。御以七法。窮其九變。此所謂兵不出四境之內。而戰勝天下者也。參患謀失。尤見用兵者之縝密精微。後世談兵者。但知讀孫子之書。以孫吳並稱。而不知管子一書。多爲孫氏十三篇所取材。孫子得用兵之法。將材也。管子得治兵之法。相材也。管子明其體。而孫子達其用。合二者而兼之。則兵家之能事畢矣。此亦齊學之一特色也。

一  
列國爭衡。兼弱圖強。冠裳玉帛。所以澹兵戈之氣。而生壇坫之光。故曰善制敵者勝於廟堂。管子書大匡諸篇。修政善鄰。慎選使材。輕聘幣以紓四鄰之財。還侵地以平與國之心。濟弱扶危。存亡繼絕。使大國畏其武。而小國懷其文。乃至會國用而三分之二在賓客。賓客之入者悅。而出者譽。鄰國親之。天下信之。以此九合諸侯。不以兵車。一匡天下。雖孔子亦歸功於管仲之力。而贊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。

管子誠外交之模範。而國際之明星也已。

中國之言古代社會學者。概尊老氏爲開宗明義之導師。然關於社會之組織。與其政策。獨管氏之書特詳。其言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。與夫婦配匹之合。以力相征。智相詐。是故爲民興利除害者。民師之。是非分。賞罰行。上下設而國都立。故國之所以爲國者。民體以爲國也。民之組織如何。士之子恆爲士。農之子恆爲農。工之子恆爲工。商之子恆爲商。少而習焉。其心安焉。不見異物而遷焉。是以其父兄之教。不肅而成。子弟之學。不勞而能。由是更濟之以老老慈幼。恤孤養廢。合獨通窮問疾。振困接絕。九惠之教。此何等規模。何等氣象。今之歐美猶或遜之。老氏之言。甘其食。美其服。安其居。樂其俗。孔氏之言。不獨親其親。不獨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終。壯有所用。幼有所長。鰥寡孤獨廢疾者。皆有所養。不得專美於前矣。吾於管子。有頂禮崇拜而已。不能效豎儒之妄持門戶以相訾謗也。

# 管子今詮舊序一

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

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。三百八十九篇。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。臣富參書四十一篇。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。太史書九十六篇。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。以按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。定箸八十六篇。此數不合殺青而書可繕寫也。管子。潁上人也。名夷吾。號仲父。少時嘗與鮑叔牙遊。鮑叔知其賢。管子貧困。嘗欺叔牙。叔牙終善之。鮑叔事齊公子小白。管子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。爲桓公。公子糾死。管仲囚。鮑叔薦管仲。仲既任政於齊。齊桓公以霸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管仲之謀也。下略見本傳管子既相。以區區之齊。在海濱通貨積財。富國強兵。與俗同好惡。故其書稱曰。倉廩實而知禮節。衣食足而知榮辱。上服度則六親固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。令順民心。故論卑而易行。俗所欲。因予之。俗所否。因去之。其爲政也。善因禍爲福。轉敗爲功。貴輕重。慎權衡。管子卒。齊國遵其政。常強於諸侯。孔子曰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太史公曰。余讀管氏牧民山高。乘馬輕重九府。詳哉言之也。又曰。將順其美。匡救其惡。故上下能相親愛。豈管仲之謂

乎。九府書。民間無有。山高亦名形勢。凡管子書。務富國安民。道約而言要。可以曉合經義。向謹第錄上。

按向序稱中藏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。外卜圭富參校樹立亦各有異本。與太史書九十六篇並傳。是管子之爲漢代行書無疑。圭參立書篇數。各自懸殊。而同時流行民間。要必各有師承。或習法。或習兵。或習輕重之術。陰陽術數之學。一如漢初之習儒術者。或傳詩。或傳禮。傳易。或傳尚書春秋。各自名家。此古人治學務專之公例。可推而知也。太史爲周秦漢初職掌書籍之官。其篇數較爲完整可稽。而向序云。以中外并校。除以復重。四百八十四篇。定著八十六篇。數頗不合。其減少太史書之十篇。亦復何據。惜所減節篇名。今不可考。殊爲歎然也。

## 舊序二

明史官吳郡趙用賢

管子書。舊凡三百八十九篇。漢劉向校。除其重複。定著爲八十六篇。今亡十篇。近世所傳往往淆亂。至不可讀。余行求古善本。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。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。其大章僅完整。而字句多糾錯。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。而闕其疑不可攷者尙十之二。然後管子幾爲全書。夫五霸莫盛於桓公。而管仲特爲之佐。自其事羞稱於聖門。而其言悉見紉。以爲權謀功利。學者尠能道之。迄今讀是書而深維其故。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。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。何者。方周之興。去隆古勃穆之風未遠。而后稷公劉之深仁厚澤。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。蓋風會旣啓而文明猶鬱。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。其法制之綢繆。文章之繁猥。諸所經畫。莫不犁然具舉。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。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。故其法雖密。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。周室旣衰。諸侯日尋於干戈。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。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。而執不移等。則勢有所格。而術亦有所必窮。非救時之宜矣。管子固天下才也。豈其智

不及此乎。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。不過審舊法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。可以寄政。使諸侯不吾虞。而吾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。故其書如牧民乘馬五官輕重諸篇。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。而又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。今攷其說。所謂參國爲三軍者。卽伍兩卒旅之舊也。因罰備器用者。卽兩造兩劑之遺也。選士首以好學慈孝。而且及於拳勇股肱。亦興賢能之故典也。鑄幣籍以黃金刀布。而並及於魚鹽鍼鐵。亦園府之舊章也。他如五勢三準諸說。不過積餘藏羨。待之於國。諸侯不服。吾可以戰。諸侯賓服。吾可以行仁義。蓋周公之法。其樊然結約者。要以率民於善。仲直師其意。不襲其故。一更之爲截然夷易。而作民於戰。故其言曰。精時者少日而功多。又曰。吾欲正卒伍修甲兵。而大國亦將修之。吾有攻伐之器。而諸侯有守禦之備。是難以速得志。此仲所以立法之意也。夫白刃扞胸。則目不見流矢。拔戟加首。則十指不辭斷。明緩急之有所先也。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。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。象刑吾法。毋招權勇。毋權鹽鐵。不逾時而國且飽於敵矣。安能以區區之齊。信威海岱。而成其一匡之績哉。昔者蘇軾氏。蓋論仲之變法。而曰王者之兵。非以求勝。故其法繁而曲。霸